





外史氏曰 敬皇帝神聖惟知人安民是  
急公于斯時吐大赤抱大素外屏而內襄  
迨登常伯嘉猷嘉謀與環珮雲韶並響巖  
廊 天子爲之都俞如唐虞廷也偉矣乎  
嚴師拂士心切望殷如策追不顧騎如急  
響不安絃及其末路卒爲佞倖所中人嗜  
其齋已啜其荼休咎之不常如此獨其始  
終持一節盟諸 上帝不載兩心自岐宜



其建樹炳炳乎明泯泯乎大所謂五百年  
名世豈偶然哉

南安太守張東海先生傳

公諱弼字汝弼其先汴人從宋南徙著籍  
臨安七世祖澄始來華亭曾祖庠都授里  
中有子英早世英生熊應以厚德聞娶胡  
生公公少有文名景泰癸酉登鄉薦成化  
丙戌成進士時年四十餘善文善詩送翰

林四諫皆有詩慷慨悲壯時宰不喜公不  
顧拜兵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南安毀淫祠  
六百餘所歲疫延醫施劑多所全活郡當  
庾嶺與南雄界民以負任糊口後爲南雄  
黠豪所專民失利甚困公請均之又以贖  
緩治嶺道鑿石架梁濬河平灘水陸有賴  
郡城學宮患水衝蝕築堤捍之庚子歲饑  
發廩減糶不待報聞以至辨疑獄懲健訟



創射圃立社學孜孜爲民間寇侵界設方  
畧彌雉之爲祠祀周程二先生祀蘇劉六  
寓公祀唐相張九齡又別立鐵漢樓風月  
臺示標焉在郡六年成化甲辰病免老幼  
號泣攀車釀金立生祠嶺下丁未卒公高  
邁夷曠行履節槩卓然自持初在朝往後  
府護月值內豎邏人四出衝突縉紳遇者  
辟易公舉懸牙示之曰我武庫張某也莫

不歛跡其後相戒無犯張武庫尹恭簡掌  
銓遇百僚貴倨甚公引其裾曰大臣貴休  
休何弛弛也常往謁一貴客闈者不啟題  
一詩志感後不再謁又以直言忤大司馬  
當道積不平出之遠郡公畧不屑意詩清  
健有風致草書多自得有墮危石垂枯藤  
勢醉墨淋漓人共珍重其在郡客過不修  
贊惟書片紙爲貺富貴人操幣懇者却不



應左轄某將入覲緘楮一篋索公臨池公  
笑曰此欲書手我也書四紙塞其請餘悉  
還之公嘗作假髻曲以刺時才僞售又作  
絡緯詞以刺士盜虛聲作昔有行以刺救  
荒大吏皆得三百篇旨間爲雅謔有表弟  
褚君跛一足呼爲鷓鴣叟有令貪而傲呼  
爲浴缸借其音言有欲而剛也有六子弘  
宜弘至舉進士弘宜拜監察御史仕至廣  
西按察副使弘至改庶吉士爲兵科給事  
中詞翰皆類父其後科第蟬聯不絕今修  
撰以誠公四世孫也登鼎甲與寧歸蕭然  
塵外門無雜賓綽有公風

外史氏曰吳文定贊公霜髯霧目斑斑濛  
濛覩其像良然今天下貌先生若古人非  
獨矚龍蛇而聆琬琰也高山景行固有在  
哉夫人匪以急官累則以急名累而公獨



寶善齋集卷下  
超然無繫以貞心爲宅以應感爲迹囂或  
寂如枯或宛如諷刺諧謔若遊若弭驤首  
赤墀把臂青林俯仰轉盼而各于于嗟嗟  
于思于思我懷其人東海泱泱不啻蒹葭  
一方矣

南京禮部尚書顧文僖公傳

公諱清字士廉別號東江世居華亭城南  
古西湖濱祖顯父瓊皆有德不仕宣德中

顯嘗攜青烏家武其坐青烏家曰此地三  
十年後當出一詞臣顯于朝至公生適符  
其期九歲從張友蘭受學同學童數十人  
有術士入獨摩其頂曰顧清是大臣再呼  
而去已受經任長史恰菴任甚奇之字以  
甥女年十五謁張莊簡公悅亦奇之曰大  
器也入校與錢太史福沈生悅最厚藝皆  
頡頏公獨沉實督學司馬聖拔之首值歲



侵力貧自守富家以公試屢優請結納公  
不可書座右曰毋狗物爲所溺毋狎物爲  
所乘富室子熟視不敢啟齒四上不利弘  
治壬子王文恪主畿試薦第一明年試禮  
圍中第二廷試以九重字失提置二甲第  
一同鄉莊簡公適貳吏部語之曰選司缺  
主事當借若公曰某但讀書耳何知政莊  
簡曰若但依書本何虞錯會得館選去每

試必甲嘗詠初夏末句云故園遙憶三江  
外梅豆青青笋過扉李文正讀之曰他日  
必恬退士與同年毛澄羅欽順汪俊相砥  
礪稱四賢散館授編修癸亥正月丁內艱  
三月以會典成進侍讀公居喪絕足官府  
錢修撰時方去官家居與舊庠士四五人  
來奠醪分各百錢耳祭章則修撰于公家  
取大紙立書祭畢公卽以祭物治具相款



無加味既祥後修撰來訪公享以四豆修撰時已病酒畏腥氣語公曰吾獨嗜黃蜆耳他阿堵可舉却公曰我西賓正無饌取四豆傳送之而獨沽蜆數升與相烹食至夜分始去人稱其簡率正德初還朝與修撰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內閣焦芳與彭文思有隙欲誣其附麗以風聞書示公公荅曰吾不敢以曲筆爲南董笑中官蔣

琮誣逐臺諫與逆瑾善莫敢涉筆公核載其實同官相阻卒不爲動丁卯主南畿試尋充經筵每進講反覆規諷瑾竊柄士皆爭附公不爲禮鄉人張文冕用事公不與通曾再三邀公飲皆不赴戊辰十月丁外艱已巳五月實錄成例當進秩瑾嚙公尋端降編修未幾復調南京兵部員外庚午瑾誅還侍讀辛未升侍讀學士乙亥掌院



寶善堂新編卷之七  
九月賜紅羅永樂時所進者公有詩紀其事丙子升少詹兼官如故丁丑主會試稱得人尋命教庶吉士教法甚嚴成就者衆公嘗教內書堂約子弟勿與諸豎接曰此如穢物寧可沾也時儲位尚虛疏請預定不報武宗數巡幸三疏請廻鑿言甚切至是歲六月升禮部右侍郎會郊祀迫駕猶未還公草數百言上之上亦爲感動辛

巳 武宗崩禮書毛澄出迎駕王瓚署部事公請成服舉哀設喪主瓚曰喪主誰爲之公曰宋孝宗崩光宗病太皇太后代行喪禮今慈壽是也巳至閣會議閣臣問所出公曰出癸辛雜志遂據以定禮世廟且入議者謂慈壽乃 上嫂非母后請降五拜爲四拜又當吉服公力言其非又謂上未臨喪羣臣服豈可變閣臣如其言巳



吏書王瓊復有他說公援古証今折衷羣  
言時以公所議爲得體瓊忌之且甘心于  
是御史黎龍蕭淮何鰲等誣公淫褻數事  
甚不根公自引退公論不平王文恪方家  
居作風聞論雪之已論定廷臣交薦起南  
京禮部侍郎兩辭不允尋升尚書先是公  
以賚賀行至東昌已有疾聞新命或勸公  
返公曰人臣之義敬始厚終敢委于草莽

輿疾進卒瀛海驛公篤實廉靖居官敬畏  
每聞後生輩浮誕邪辟輒痛詈深斥以故  
反被誣詎旣去位謝絕守相居一小樓端  
坐終日諸薦紳皆鮮往還獨與布衣顧曦  
戚韶張冕遊處顧一老儒曾作桑陰夢文  
甚竒又賦橫雲山詩野人月黑偷金盞山  
鬼天寒泣夜羅爲人傳誦公嘗與唱和周  
郎中珮陳州守瀚曹憲副時中皆清素敦



古與公文酒無間他素封豪舉曾莫迹其  
門內行甚備喪祭一準古禮忌日感泣終  
日不食時物未薦廟不敢入口事從父如  
父撫弟諸孤如子伯祖無後附享不替蒙  
師張友蘭任怡菴建祠超果寺側歲時率  
兩家子弟祭獻修松江郡志念役稅繁重  
搜剔蠹源言于上官獲免糧數十萬石生  
平不信陰陽禁忌曰天道與善曾是廣布

凶殺不論淑慝悉弇網之乎爲古文深厚  
爾雅詩宗盛唐五十三歲脫齒連去其五  
作喻齒詩曰山石有時泐天星有時隱矧  
我露電姿而汝復予寄絕肱斯壯夫戀棧  
非良驥揮手謝羅千勇決真我契此時已  
默有歸志矣家有雙鶴飛去止給諫張弘  
至墅旬餘公誕辰給諫籠還之作歸鶴辭  
嘗晨寢夢虎入門旣醒方語家人是日忽



有虎趨府太守喻子乾使卒斧斃之取其肉以饋作除暴行感濟農倉周文襄時嘗積穀二十萬石至是不盈千担作松江歌送吳宿威太守備盡民瘼見者酸鼻有曹老者家錦溪其先世自宋疏房爲十八植松如其數迄于今尚存十二喬柯老幹蒼髯翠髮掀舞雲表數十里外皆望見人呼爲古松曹此老因用以號公嘗與共哦其

下率酣然暢古松又作茅屋櫛稅不施楹棟不飾修篁美木映帶左右公時往憇相與考古今論人物或微醺縱步溪澗溪中金碧相組繡輒呼曰我與若在輞川圖矣古松壽至百齡而終公嘗言生平莫逆惟此君爲最瑁湖侯氏有皂角一株幹拂雲漢蔭地數畝鬱然如百間屋公聞之買舟攜酒與其主共賞爲記爲詩一時稱勝事



丙申歲公攜家清水濱有屋數楹背林面  
流喜以爲真讀書處除隙地植菊數十本  
黃蕤紫豔掩映庭階因題其屋曰菊隱其  
幽致如此公生天順庚辰距卒得年六十  
九書數種皆切時務今傳于世憶先廷尉  
嘉靖丙戌登第次年使歸公方林居廷尉  
娶庶母時鼓吹而過公門公聞不喜面責  
先君新進何不安節文貞公時亦在里聞  
之曰顧先生道太峻恐不能保終譽其後  
臺臣亦以娶妾事詬公公僅有一老妾蓋  
媵夫人嫁者未嘗娶也浮言不根如此先  
廷尉嘗言公每事可師不以前語熾介茲  
傳公亦廷尉意也

外史氏曰孟子以聽言觀眸子察人信哉  
今觀于公其言在集貌在圖視不過禮結  
語不出畛域肅然有表儀四國澄清一世



之志豈其色莊乃若所交在位則毛宗伯  
羅太宰在鄉則曹憲副周比部填箎唱和  
胡不慥慥河山雖遠典刑猶在狐裘黃黃  
我能如乎及睨視其他抑又何寥寥也晉  
人謂我與我周旋久誰不自知吁嗟吳會  
風流譬諸歸雲未審餽羊孰存哉

長沙太守季彭山先生傳

公諱本字明德會稽人也祖駿天順乙丑  
進士仕廣東僉事父翔號用無里稱善士  
公自少倜儻十七舉鄉薦第三伯兄木先  
已舉與偕赴禮園相共橐裝母又別取數  
金與公下第歸仍以歸母封識如故自後  
連遭內外艱皆篤喪禮不入私闈太僕王  
公守仁制還越造門師事之獲聞良知旨  
丁丑成進士戊寅授建寧推官值宸濠變  
公承檄守分水關巡按忽以科場事召入



內簾公以賊未平不敢棄去誤國家事力  
辭不往土寇起古田諸縣公佐兵事有功  
癸未應召試修德應天疏喬太宰奇之授  
監察御史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  
浙疏言天子處慈壽事未盡善皆下獄  
公爲論救貶揭陽主簿適王公守仁督兩  
廣建敷文書院於南寧檄公主教事未幾  
攝邑篆連歲饑發官帑爲賑復貸富民粟  
與息賴以全活甚衆擢知弋陽桂文襄復  
召道經邑一見握手問輔政何先公請先  
富民又力明守仁功文襄善之辛卯擢蘇  
州同知甫八日擢南儀制郎中職務簡惟  
合諸同志日相講學主客郎中鄒守益以  
疾乞歸吏部行驗未報劾公緩事出通判  
辰州永保兩宣慰各以百金饋俱謝却之  
爲書解其仇殺丙申擢吉安同知聚徒青



原山學者多習慈湖說以自然爲宗公爲龍惕書辯其疑戊戌擢長沙知府懲豪宗過苦豪宗走京師詭中公遂以計去歸則揜關禪室窮年著書有春秋私考廟制考議詩說解頤易學四同等類凡十一種旣又窮九邊考河故道涉淮泗歷齊魯登太山入閩越者踰年其爲詩文期于適意明道不求竒麗其居官多異政在建寧斷死刑者三已註案後稍覺其誣及擢去爲記達諸司痛懲已失囚卒得釋知弋陽報擢以田畝籍未竟請更留數月其竭力職事如此疾旣革猶講易講畢起強櫛走就正室而瞑年七十九平生不事產業家無餘貲父母旣終事其兄問膳視寢出告反告無異于父雖皓首不懈爲言數百餘萬破故出新卒歸自得其春秋考甚爲荆川所



賞謂其決古人未決之疑關今人不敢開之口識者以爲知言

外史氏曰文成良知之說一出天下囂然趨便惡檢者窟焉長沙公作龍惕書維之惕者常惺惺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所謂真知也良也否則見起隨便無所主持何良之有中庸曰戒愼恐懼當不覩不聞而有覩有聞非真知乎若執捉矜持恐懼而不得其正則非知非良矣此豈公所謂惕哉

福建運使張東洛先生傳

公諱愷字元之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成化甲辰成進士遭父喪歸服除當赴選邑令重其無所居間贖二十金公力却之至京授兵部職方主事故事公費籍旅人公革之別以官帑代用任滿改刑部主



事中官羅織諸曹謫順德通判甚有惠政擢東平知州多所興除得民心擢黎平知府東平民涕泣遮道不能去郡人故太守張鄜年九十餘未嘗謁有司至是獨率子弟出餞贈公兩帶辭不獲受其一黎平多苗獠頑犷難羈繼府治寓湖廣五開衛諸苗入辦稅畏楚軍攫不敢入課常通撫苗弁又贖貨害苗公力請罷之移文楚戢諸

軍苗始無苦得入城完課賢聲著一方會上官責其疎謁相齟齬力請謝病闍瑾怒罰米奪官家居良久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上轉福建運使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聽占鹽貴勢人嗾言者論劾遂謝病歸公平生旣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曲直皆就責成年八十六



寶善堂編選文苑卷下  
三  
方卒既沒篋無一金所著螾竅餘音諸書  
共若干卷諸子諸孫二十餘人皆爲儒稱  
其家風

外史氏曰嘗觀唐虞獄牧濟濟惟亮工熙  
載是急未嘗飭廉至周官以六計獎治曰  
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辯何其於廉  
諄諄也蓋唐虞繼黃炎不失渾噩而周承  
夏殷漸趨文矣文勝則墮廉周公所爲急  
乎彼茅茨黃衣土簋土斲何所需物而用  
以廉表末世日侈大貞已晦故必上制下  
克始成其廉公能克矣不待制矣三蹶不  
振竟止冗曹孰有舉周官說爲之闡揚世  
道不古於此驗哉

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傳

公諱蕙字君采其先自偃師遷于亳祖琇  
爲衛篆以文法活人父鎰稱長者喜施與



里人徐剛病方士誤鍼之卽殞其子執之  
且屬吏鎰曰彼誤耳又赤貧卽屬吏何資  
爾葬爾釋之吾爲若治櫬由是方士得釋  
歲歛輒捐金活民無筭娶楊氏生公公始  
生三月輒見芒神連呼之家人驚怪沃以  
冷水乃止七歲能文十二歲能詩題隣人  
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識者  
占其不凡十五入校中丞浚川王公竒之  
曰是何李儔也正德甲戌舉進士力爲古  
文辭明興自何李刪卑調追食漢晉一時  
翕然追尚公雖後出聲華望實畧相曹耦  
又皆負感樂有志道義事功匪僅以詞主  
盟而已筮仕得刑部主事披扶藜控治獄  
精深不爲骯臑以其暇力窮于鉛槧文精  
深典則詩溫雅麗密爲一時宗匠巳卯  
武朝南幸抗疏力諫語甚切直業具囚服



待而 上優容不爲罪頃之調吏部驗封  
主事故事曹長待其貳佐禮甚峻貳佐亦  
尊事若師不敢輕啟齒公便便侃侃稱天  
下長者不闔唇曹長亦信其誠事必諮焉  
已轉文選主事升驗封員外癸未同考會  
試甲申升郎中太宰喬白巖甚爲倚重大  
禮議起廷論紛然張桂以阿世得寵主議  
甚堅言者徃徃得罪去公曰是何可以一

疏奪也乃著爲人後解又著爲人後辨上  
之其言出入經傳援據精核而詞旨頗激  
詔下公獄尋卽赦出獨主議者銜公不已  
會陳洸者以給事中補外中道上書議禮  
得復召還因附張桂爲羽翼擊異議者公  
出獄後洸日使人司公不能得罪狀會亳  
守顏木發武弁姦私置重法弁稱冤闕下  
洸以公亳人顏又公同年進士其得守亳



以公居吏部故遂誣公奸利公上書訟遂  
得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公赴官  
張桂猶在重地方張公曰是可褰裳而蹈  
淵也哉竟不復出所居西隙地數弓故有  
水竹勝公益加樹藝室廬靚深蹊徑委宛  
陂魚養花日游衍其中與樵人農父相荅  
問泊如也憫學者漓多岐作約言憫學者  
執言詮昧心體作五經雜說憫學者泥象

有無作老子解中歲好養生言絕去文字  
澄慮逆照久之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  
因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一死生外形  
駭虛靜慧寂之說已乃證之六經中庸及  
宋儒說曰是矣道何悖哉其學以復性爲  
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  
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其語精微雖宿儒  
不能折也行已高峻表裏皦然謝竿牘却



干請封簾守戶不異處子遇病人親爲檢  
方製藥嘗解衣施貧曰吾隨力隨分惟不  
負此心耳事親甚孝兩遭喪易而能戚廬  
墓側三年襄事後猶朝夕掃謁事兄蘭極  
恭家事悉主蘭月奉亦歸蘭沒無子蘭實  
主其喪公以弘治己酉生嘉靖辛丑沒卒  
之日齋中嚮如雷里中聞者以爲天鼓鳴  
云

野史氏曰毫蓋老子所產老子周柱史其  
語與周易契周易乾爻配六龍用九見羣  
龍無首則吉仲尼贊曰乃見天則老子剛  
而能柔何以異此所謂家人言也孔子以  
猶龍稱之豈漫然語孟子喜攻異端然不  
攻老僅攻其徒楊墨所謂追放豚然乎孔  
子龍視其主孟子乃豚視其徒夫徒而逸  
主豈主罪乎又何攻主先生本毫人晚年



解老毘陵稱以爲得髓然謂老子內有鍵  
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則豈老子所謂虛  
靜老子本以爲身緒餘以爲天下孔子且  
問禮問官又胡鍵胡扞哉先生其必有說  
惜乎不能起之九原

光祿少卿前左贊善羅文恭傳

公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其初豫章人  
三徙而居吉水祖玉不仕里稱善人父循

舉進士曾抗逆瑾著風節仕至山東副使  
娶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公年  
十五得傳習錄手抄讀之至廢寢食嘉靖  
己丑舉進士第一授修撰時年二十六  
世宗批其文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  
方廷試後初傳報外舅某官棘寺趨至邸  
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公面頰發赤曰丈  
夫事業無涯此舉三年遞一人得耳何謂



大業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  
蕭寺論學徹夜二孝廉皆陽明徒公與同  
舟偕計公甚莊而二孝廉頗輕率公心易  
之忽有客來與二孝廉商學公聆之攫然  
有悟自是始師陽明官翰林踰年念父不  
置請急歸至真州病幾殆留數月有富人  
王紀坐事爲項甌東太守按治乃飾名妹  
介千金謁求解公峻拒之項聞歎服遂結

爲深交後歸聞紀罪不中死致書慮囚比  
部生之不逮矣嘗以爲悔曰賄當却寃不  
可不白我殺伯仁誰能解其咎壬辰以病  
痊起充經筵展書尋告歸己亥召拜贊善  
充經筵講官凡三立朝皆不踰歲公在宮  
坊會 上疾久不視朝公與司諫唐順之  
司經局校書趙時春共疏請以辛丑元日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下其



章禮部禮部覆言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  
大體 上亦恚曰東宮目青未能步且朕  
疾未平遽欲儲貳臨朝是以君父不能起  
耶皆黜爲民公歸益事學務主力行先是  
再歸侍父于家父延客必立侍衣冠行酒  
拂席受几不令僕代居兩喪終三年不入  
室先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季卒哭之累  
月寢食失常與人言語恂恂其中毅然不  
可奪所居沒于水馬中丞覈公前後所却  
坊值謀改築焉竟不受足未嘗入城市繼  
闢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益與世削  
迹然聞閭閻疾苦輒蹙頰不敢效寒蟬邑  
故多虛糧言于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  
稅弊頓絕建同江水次倉去邑虛丁二萬  
民以不困于賦役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  
千石率士友躬賑給之閩廣寇流入吉安



握兵者不能制公爲畫策寇遂遁去公初亦淫于佛老方與時者講學兼挾丹術名甚噪扁舟特造其廬尋從彭蠡歸與時送至湖口舟覆俱溺幾殆幸救而免自是遂疎與時絕往還遊衡山遇僧楚石欲授公外丹公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以仙學招者作書拒之見集中在朝與唐趙二僚居相比唐甚服公趙尚未深信一日邀

公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窺室中故啟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皜然如此由是交好浸密其後復同諫天下稱翰林三直自陽明唱良知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又訛也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于自然併心體而失之公憂之切故其爲言曰近時學者



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  
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良知本  
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  
好惡爲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  
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繼  
之其意可見矣其教門人主易寂然不動  
周子無欲故靜時申告之曰能寂靜然後  
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主靜而  
歸寂公既見擯於朝久之南北邊事棘廟  
堂需才分宜又欲引天下清望以蓋其短  
乃起唐趙幾及于公而公以先言事名在  
疏首又上所首拔士頗記憶故卒不得用  
毘陵旣起以出處詢公公力患之出曰天  
下事須任非甲卽乙毗陵遂勇于出而公  
尋病沒矣公嘗手書一冊與麻城周侍御  
大要以言談爲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



爲不能隨用具足而以不存而存爲學之  
至則其絕筆也 穆廟登極公已先卒僅  
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天下以  
爲不酬

外史氏曰蓋雲間人有謁公者稱公不特  
以鼎元重實以言事重公笑曰鼎元儻來  
耳惡足重若言事罪也爾時過計見爲憂  
曰其後思之青宮方髻 上偶采薪惡乎

當朝今一念起令人汗赤子柰何以不足  
重者爲重嗟乎是公所以重也公與荆川  
同志同學晚節出處稍異議者遂有軒輊  
顧君子所學何事君親之外寧有他學而  
必隱夫以拙隱以疾隱以時所舍隱可爾  
若才可仕壯可仕國且多事世且知我而  
不以時解前負期後效惡在其爲學公以  
外遇爲儻來必以分內爲當任不出豈其



所安柰何以是輕荆川也

不肖先君廷尉師陽明先兄京兆師荆川外舅徐侍御宗魯又與念菴同年最相善故余聞兩公行甚悉皆所謂軒軒物外者何疑其異同荆川以翰林耆宿起司馬曹郎其非政府所私可知矣在荆川自計還翰林則以名處出或不安補兵曹則以實用處豈所安海氛甚惡

玉几宵旰何時也而敢擇便是時庸庸者滿交戟而馳一傑于烟濤戰塵中使之畢命以沒柰何又苛責哉余益耳擿而有感故又書其後

布衣沈石田先生傳

公諱周字啟南長洲相城人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祖孟淵以儒碩肇家生二子曰貞吉恒吉並博古不應舉恒吉號同齋



生三子公爲伯身短小而皙眉目媚秀如  
畫學於陳孟賢陳故有文名公所作駸駸  
度其前陳駭服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年十  
五父爲賦長當應南戶部父偶疾公代謁  
侍郎崔某竒其狀試鳳皇臺歌立就詞采  
爛發驚賞曰王子安才也卽檄有司蠲其  
役旣長益務讀書亦不應舉內行甚備事  
其父能竭力父喜客公短衣希鞞日侍客  
父所愛敬進漿進饌請衽請趾一如父曰  
不如是則客不留胡能博親歡也母張卒  
近百齡公亦八十矣哭如孺慕仇酒肉不  
自寬第召病瘵與俱臥起連歲不入閫及  
卒撫其姑如子庶弟幼以肥田讓焉一妹  
早寡養之終其身旣有名當世郡邑欲迹  
之輒稱病不應與吳文定寬王文恪鏊李  
太僕應熊善文定至其家卽謁公母出飯



書室公以肉雋奉母餘爵進文定輒觴咏  
聯榻明晨一葉同載至城以爲常文定之  
燕挈公往謝曰君若遊五岳則請從若五  
陵車馬不以丘園易也文恪家居亦時往  
來正德初文恪入閣公寄尺牘無他言但  
云請力救時否則退身文恪得其書必懸  
于壁旣歸里方抵家使人問公公已病革  
取片楮書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

萬人中門前車馬應如許那有心情問病  
翁文恪覽詩卽趨至與訣公語曰泉下脩  
文郎林間大學士可相對矣一笑而瞑郡  
守汪濬初不識公偶立儀門欲圖有惡公  
者謂汪曰畫師沈周可令槃礴汪使隸召  
之公挾一徒點染身爲指示日衣緇布服  
冠里老巾坐石獅下守出則跽于傍畫畢  
乃去守亦不知也未幾守以計入都謁閣



臣李南陽致贖李却之曰我不以阿堵自  
潤所需沈啟南畫耳因問啟南安否守茫  
然不知所對已謁文定少宰詫曰賢如沈  
君門下不知真一歉事然沈君未嘗不知  
門下也出公手書皆述守善政不啻口出  
守大媿服覲回急以小艇造鄉訪之公先  
期題凡鳥而去其後屢顧始得一見守欲  
以賢良舉辭不應三原王尚書撫吳求見  
公不可遂自往相城却小隊里許外角巾  
趨宅公迎于門外跽而請曰部民不敢慕  
勢然亦不敢委禮三原辭其謁携手至廳  
事因載至城與語日夜不休公素善吐發  
及遇知己益展舒應欵所論諫論治道論  
理性皆拔新摘異三原擊節稱賞問以時  
政得失曰此非野人所知固問之惟言宦  
寺擾害宜繩貧民匱乏宜恤而已旣從撫



院出有司或物色掉臂去之曰是媒王公也惡乎可公雖受三原知然絕不進一詩一畫三原亦未一索嘗曰啟南其人不媿兼葭吾置之曾次自可洗俗乃其畫每幅千錢苟載一幅是載千錢也寧無媿劉寵公別業曰有竹居佳勝日輒召客談敘出所畜圖史品玩爲樂晚歲名益盛客益衆其子雲鴻又善脩業業益起造百客堂每

近暮必張筵公東向諸客南向諸節鎮使者北向皆四方人各令述所聞書于簡曰客座新聞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港間入城必潛窮巷或蕭寺比至履復滿大半索畫公揮筆必先貧下販夫牧豎輩爭言或云某親逝無歸或云某將娶無資公察其服與色應亟爲圖已又曰恐不能辦若事出橐金益之或爲贗作求題亦亟應爲人



修謹謙下郡守召之必再三謝不得已必  
廷謁及入後堂南坐不少斜後進片長必  
爲推轂曰周殆不及以居間請者面斥曰  
周豈市人而子市我耶公爲學經史子集  
釋老稗官莫不淹浹詩出白香山蘇眉州  
兼情事雜雅俗興至訾疊不能休嘗賦幽  
居七律云幽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  
尺迷山雨忽來茆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  
簷前故壘雌雄燕籬却秋蟲子母雞此處  
風光小葦杜可能無我一青藜興致宛然  
文徵仲極稱之曰我家沈先生詩曾不經  
思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  
佳丹青之學尤爲出羣納萬里於曾次造  
羣變於百端可謂前無古人嘗作春山欲  
雨圖峰巒出沒草樹滃鬱元氣在含吐間  
便令真宰欲泣臨黃鶴山樵太白圖遠浦



良疇扁舟矮屋連峯障天竒石插地楓丹  
楸碧應接不暇每自負出藍作卷贈文定  
之燕千竒萬怪種種神采觸眼若新人以  
白石翁畫聖此卷尤畫中王倣他宋元名  
家無所不似無所不超獨倪元鎮一丸淡  
墨不能肖或謂元鎮嫩而疎公老而密故  
自難合然間有形神俱得者元鎮厭世濁  
不盡人物公加釣叟樵客曰世固濁在畫  
何必濁盡如元鎮則將軼汗漫圖混沌乃  
得哉卒以正德四年壽八十三臨終恬穆  
不亂人瞻其養

外史氏曰余嘗客相城與二三老嗜二三  
老指啟南故居曰夫夫也丹青云乎哉其  
人守忠信若執圭秉禮若負繩執分義若  
別薰蕕名滿四裔足未越里井自公在環  
相城皆于于晝無冷烟夜無駭火不畏壘



匹耶余故重之索其副在不可得或曰多  
奇怪不經語蓋公生平無齷齪事無齷齪  
事則心軌塵濁軌塵濁必思玄玄之流近  
怪其趨然爾曾謂錢刀竿牘人有雲將天  
老思哉吾於茲益信公

太白太古二布衣傳

太白山人秦人也姓孫名一元字太初善  
詩有逸才修髯白面眉表炯炯容觀甚偉

年十三已徧六經能得其旨次讀老氏書  
委心其學日闔戶獨息一室雖家人不面  
覲也已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茹  
大石厓下嘗赤脚散髮走最高峯持古松  
枝扣石爲歌時人莫測已登華登衡登嵩  
登岱夜半見日出滄海輒大叫亡何南遊  
吳會樂之遂稱寓公益喜爲詩詩先氣格  
風致刮劇胃腎所撰不庸庸吳善詩黃省



曾諸君皆狎焉山人喜談神仙事超超玄  
著或談朝事邊事則又款款當實噉名者  
爭造門進飲食服玩貲甚饒輒以施貧乏  
日邀侶登支硎憇華山寺放舟石湖犯潮  
弄月扣船而歌其音哀切少年和之或至  
泣下沾襟已復自號呼大笑俛仰千載若  
無所當久之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  
橋登招寶瞰海門還息西湖南屏良久浙  
中諸臺司數訪之山人輒閉門不應曰吾  
耳厭呵聲也大學士費宏罷歸造其居故  
臥不起費坐牀前竟日始起與相論議甚  
沾洽及出門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  
接赤城大竒大竒費歎曰一生不見此異  
人旣而客益衆益厭苦遂走湖買田苕溪  
築室道場山若將終焉是時建業劉麟龍  
霓咸徙居湖與吳克陸崑暨山人結遊社



號若溪五隱關中李夢陽家居亦數郵筒  
往來與相應已又與凌時樂嚴季祥施邦  
直游三君皆邃學日與談濂洛語山人又  
能爲濂洛語研精徹微其後復好象山說  
乃益莊不作放浪態劉麟者故大司空角  
巾布衣與山人嘗並携杖而出望者駭慕  
嘖嘖以爲二仙劉公故嘗稱之曰與太初  
對初令人酣暢後令人坐忘施邦直孝廉

尤與善語之曰人不宦可耳不婚何續乃  
妻以妹舉一女未幾疾矣將薨召諸子語  
玉崖曰爾歸吾骨名山語邦直曰爾收吾  
書恤吾家語劉曰爾銘吾墓已又告衆曰  
晉安鄭繼之知我文寄聲爲我序遂翛然  
而逝旣卒肌理美好如平居體甚輕若蟬  
蛻人以爲仙去山人初過江未有知者方  
太古一見大爲延譽衆始知山人太古者



蘭谿人號寒溪善詩善談好爲詭異能致  
客四方來者日益盛會葬其親守相冠蓋  
相接族人嫉之曰能致客兆吉也後且昌  
夜發其藏太初訟焉吏入賄顧坐之逸而  
來吳楊儀部循吉黃孝廉省曾一見大服  
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性迂緩好  
潔高自措多慷慨大言至人家自持虎皮  
設于坐又鋪鹿皮簞足主人設殽膳謝不

敢享命主人市斤肉取金至前一童子爇  
薪手自烹飪或以粢貯乾脯一二與主人  
共食音吐如鐘聽之使人不衣自煖嘗與  
省曾諸君遇于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  
咸匆遽欲疾歸君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  
雨大濡浥明晨謂客曰昨興洽爲諸君敗  
我意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寓竹堂寺  
守令聞皆往造輒避去亦不報詢已而曰



市有人胡可隱遂復還蘭谿所居與大司  
空章拯近前有灘乃官地司空請之官取  
蘆茭以供薪君大不平面責之曰拔園葵  
者何人何以見君家宗伯宗伯卽楓山公  
也司空卒不敢取唐尚書虞佐養親還有  
一女孫母族朱氏求婚尚書不許君往責  
唐曰先生以養親歸而以女孫婚事傷太  
夫人心豈乞歸本意尚書不能難婚遂成  
其後尚書復起趨朝過君門不投一刺君  
以詩送中聯云富貴當風燭功名下瀨船  
其偏心如如此所著撰與太初埒惜其稿散  
佚無可得

野史氏曰吳古名都才彥所聚士來遊者  
聲輒益起豈謂亦邇於朱然耶兩君秦越  
人來吳旣自暴又爲吳中勝故吳中人類  
能言之其人皆不借軒冕翼卵故能出埃



寶善編下卷  
三  
盪奮霞霄而鄭善夫以爲此皆神龍得時  
則能霖雨天下豈果遁世其然耶嘗怪莊  
列所稱巢許卜務神堯皆以天下讓吁嘻  
何其視天下如一甌而屢讓逸客愚謂讓  
者責也責以天下事不令厲齒洗耳終枯  
槁而已豈與諸艱歷試九德並邵者方二  
子者有聖主物色且羽儀乎豈直僅以蚓  
操標也

寶善編下卷  
完



